

箋註蒙求校本

下



故文學士鮑谷五郎氏之所持本

鮑谷五郎氏寄贈

大藏

佐二本粘標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下

岡白駒箋註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一四十四傳

四詩毛詩齊詩魯詩韓詩申公作魯詩

溫雅正寬博

有餘也是服虔解

臨藉二字優于師

古說箋誤夾溫雅

下臨通通用五十

禁五倫十起註可

證獻八月新熟

酒而祭曰耐

猛張騫之孫

師古曰懸所賜安

車以示榮幸也致

仕懸車蓋亦古法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

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云：經明行修，為博士論

石渠。師古云：石渠閣名。後拜御史大夫。為人溫雅。服虔云：校秘書於此閣。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元帝

耐祭宗廟，出便門。師古云：長安城南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

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汙車

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云：死傷犯於廟，祠上不說。光祿大夫

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

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云：謂諫爭之言

不當如是邪。猛之詳善也。

453
1
796

票流

蒙求校本

卷下

列傳十九

經書藏書

上東洛陽城東面北頭門拒關之關活字

大王云云尚書無逆文

參封縣名

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懸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邳惲字君章汝南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惲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繫詔獄詔獄解見于澤室犯齋注効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病不覺所言惲乃瞋目罵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適蒼梧建武中為上東城門候後漢百官志城門校尉比二千石掌雒陽城門十二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謂之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中東門下同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繫于海田繫樂也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再遷長沙太守惲再遷長沙太守

列傳三十

謝承以下本傳註文彭城靖王明帝子

張湯巧詆上卷六十二葉

列傳二十九張湯附之

元鼎四年幸河東汾陰所亡蓋郊祀之書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縣錄囚徒數百千人錄囚徒省錄之知情狀有冤滯與不也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謝承後漢書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造車匠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扇門也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問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郎漢儀注二千石以人為郎若子一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云於尚書中給事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以書三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云識記也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紡以車績以指

擊劍索隱引呂氏

春秋云持短入長

倏忽縱橫之術

蘭相如見四十三

兼廉頗負荆注

中卷二十八葉文

君當盛注併見

通印符本相如所

建議也巴蜀吏獻

幣物於相如相如

因令副使學傳車

先入印符賜此幣

物彼君長得財而

喜則無勞下略定

列傳
七十

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昭帝立為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為太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絺師古云弋黑也絺厚縐也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霍光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師古云以劍遙擊也名大子小字犬子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而中之非斬刺也師古云犬子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而中之非斬刺也名相如以警為郎師古云警與資通以郎家財多得拜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卓王孫分與財物為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為郎印符君長印符西南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拜

蓋欲已所建議之速成立功也

列傳
三十

据本傳當削武帝

二字作年十八選

為博士弟子復

返也傳奏也謂返

出關更以為奏

不復之間略以字

終軍上書言事

武帝異其文拜為

謁者建節出關

昭步入關南越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云蜀人以為寵寵為榮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師古云尚相如略定西南夷印符冉駝斯榆之君冉駝斯榆皆西南夷皆請為臣妾除邊關師古云斥開廣也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武帝選為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張晏云繻符也書帛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為謁者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識其面此使者西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

與漢和親趙遣軍
說其王欲令入朝
軍因自請受繅
本傳內屬下曰天
子大悅賜南越大
臣印綬壹用漢法
以新政其俗令使
者留鎮撫之終
始之終非指其姓

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繅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繅冠系
云言如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
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
之終童

孫晨藁席

原憲桑樞

東西南北各一丈

編蓬為戶

室皆以蓬為牖或

曰牖之圓如壺口

軒曲輶大夫以

上車也載物之車

直輶無兩旁壁

上林賦華楓枅

樨註華皮可以為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京兆功
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朝収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環堵也茨以生草蓬戶不

完桑以為樞屈桑條而甕牖二室方丈曰堵牖夫妻各一室破甕為褐以

為塞以褐衣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匡正也子貢乘大馬

中絀而表素中紺色衣白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華冠縱

履華冠以華木皮為冠也縱履也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嚙先

足華冠不正躡履也言其遽也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嚙先

履足跟不正躡履也言其遽也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嚙先

索邦訓珂婆 繼
履曳其履也 學
士年長者謂先生
戰敗為俘虜者事
仇為臣妾微子曰
商其淪喪我固為
臣僕故贖之者得
受金于公府

致思
篇

列傳
一三十

納賄曰贓
璣珠之不圓者

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慙色逡巡貌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贖貨以

也皆取金於府之府君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子貢出私金

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

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不取府金今魯

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

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交趾

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文注云簿詔

賜群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

村野

竊謂

三

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
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此賊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為魯相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服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挂劍 徐穉置芻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懸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故墓叶

吳世家

上國即中國

列傳四十

蕃廣既見

黃瓊見上卷三十八葉黃琬對日注瓊歸葬故知已

者不及葬往往吊會于喪主之家釋獨祭墓不見喪主稼穡應前耕稼

林宗蓋廬于墓側豫章屬楊州故曰南州

列傳七十

前漢

朱雲字游魯人也

容貌甚壯

五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為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注云穉諸公所辟雖不就吊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遣茅容追及之茅容語者共言稼穡之事臨訣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注云顛仆穉繫也以喻時衰敗栖栖猶皇皇也及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詩小雅白駒篇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個儻大節

雲數上疏言丞相
韋玄成不仕職去
成遂構成雲罪下
獄終元帝世廢銅

龍逢板出二十一
葉未知何如其
意謂不異于殷紂
之朝

得已言不至罪死

個儼解見于當世高之舉方正為槐里令坐廢銅廢銅禁
卻說一枝注雲自是不復仕
見于謝安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其尊重雲上書求
高潔注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以益民
皆尸位素餐師古云尸主素餐德不稱官空當食祿臣願
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云尚方作供
斬馬利可以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
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
耳師古云言殺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
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
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
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古師

列傳十九

列傳六

史魚黜殯三十八
葉汲黯開倉四十
葉
元帝之后王莽之
姑汲黯據隴右
公孫述據蜀
秉德錄云北齊書
文襄書有致扶輪
之效語蓋載扶輪
斷執事書李瀚時
尚存而子光時亡
玷按高潔公忠坎
壤蹇刺之類李氏
概其為人命之標
題則于光無說猶
之可也非熊狼抗
忌鵬畏犧雞黍斷
執之類妮妮克之
至于扶輪刑叙等
則不下一語今本

六
則不下一語今本

云輯與集同謂補
合之也旌表也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上世孫剛性方
直常慕史鮒汲黯之為人史鮒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云
汲黯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王莽令元后下詔罷歸王莽
對策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
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輒乘輿輪
逸注云輒謂以頭止車輪也王帝遂為止以數切諫失旨出
為平陰令復拜大中大夫舊注云以刀斷馬鞅未詳所出
斷馬鞅所以止車也題曰斷鞅是
李瀚所取也但不詳所出書耳
剛轉作網本傳不載剛
辨之云剛轉作網非別人也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王人觀者傾都拜

列傳五十四

恐非子光之舊
衛玠三出 結髮
為兩角 兄者不
意逢見觀者聞姿
容而出觀 數觀
數見 王弼字輔
嗣十九葉何晏神
伏注併見 晉東
遷故稱魏為中朝
江表江東也 精
微之微謂道家之
言 末猶後 正
始指王弼時七賢
與本文沒交涉何
等狂妄 絕倒猶
神伏也此後王平
子果絕倒可謂奇
矣 東晉元帝即
位于建鄴故稱京
師

太子洗馬洗馬解見于馬安四至注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
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
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孟子金聲而玉振
振之也此以樂喻金鐘屬聲宣也玉聲也振收也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
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魏正始中有竹林七賢此音謂七賢遺風也何平叔若
在當復絕倒絕倒見于平子絕倒見于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
故爾是及也其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彼來相干內省無
至於此不亦宜乎惡其非在彼我不
校故終身不見喜慍色玠以敦豪爽不群好居物上恐非
忠臣求向建鄴玠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會卒
年二十七時謂被看殺
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恭操過人自負
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

說林篇

會稽靈輿上卷三
十七葉 恭與桓
玄等舉兵反安帝
命道子討之
見發而作者明于
事機之會 箋註
蛇足

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北將軍為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
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濯濯謂如洗水也嘗
被鶴氅裘涉雪而行為衣也孟昶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
也恭為性不弘闇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自理
神無懼容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
寸而仅有水掘地一仞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
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師
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日記故事云頭痛如割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岐嶷解見于前音律注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凡應罪戮而為冲徵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群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如生像蘭婦誤以火燒母面燒之一說戲應時髮落如割即報說苑曰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他日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二國史瑜作俞

雞籠山亦前日孫策經營中之物故望之曰伯符有天下之志業不遂而沒可悲夫其意謂諸人欲折我亦猶伯符志不遂耳或曰可對我者特伯符一人而志業不遂可惜哉此見其豪爽以蔑視諸人所以竟坐不得談也挂類望山蓋見其態玷按世說王子猷不答桓車騎之問亦以易挂類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一般情態田子方既見中卷孔伋緼袍注

陳達豪爽

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爽清快也晉陳達字林道住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挂類望雞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擊下車謁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列傳
五十

陳寔再出都亭
在洛陽

平心謂無私于好
憎物猶人

習以性成尚書太
甲文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佐有志
好學坐立誦讀縣令奇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
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有行部吏慮寔曰訟以求直
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閭平心
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
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
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
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與通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
矣盜大驚自投於地誓願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
當由貧困令遺綰二匹自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

制衰麻而服之者
數百人共議立碑

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
文範先生

龐儉鑿井

陰方祀竈

盧里地名
蒼頭解見上卷五
十九葉董宣強項
疏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遂富
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爾據
雅則婦當作妻而夫配婦則妻亦得通稱婦母聞乃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字阿

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誌如半櫛大母曰我翁也
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光烈光封原

鹿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

楚為陰大夫因氏焉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

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

列傳
二十

公銅翁叶
原鹿縣名管仲
相齊故稱管仲為
相君臘日冬至
後第三戊字義見
中卷四十七葉虞
延刻期疏不傳
註竈神名禪字子

柑 踞

郭衣黃衣被髮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

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焉。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列傳
賈充

賈充為司空
中卷三十九葉潘岳望塵注併見寤寐思服壽事發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讌賓。察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青瑣內門也。刻為連鎖文。以青塗之。本天子制也。蓋充得賜。見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散。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寔。其女密盜以遺壽。察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妻之。

司空之察屬

外戚
靖謚

靖謚
姬老婦之稱為老婦見悅着所贈帽不為耻所以為達

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晉書。王濛字仲祖。大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哀靖哀少帝皇后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齒次也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姬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終司徒長史。

勾踐投醪

陸抗嘗藥

母儀
傳

標題本此
詳說本作并分益菽粒本兩片并合今分其并合者一人食半粒
子發使人請糧于王因問其母其母聞使者之言而知之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子發楚將也軍絕糧。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發朝夕芻黍黍梁。食草曰芻謂牛羊食穀曰黍謂犬豕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也。注灌也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一當五也謂出力異

票 亮

卷之六

醉不澆酒也

羊祜鎮南夏事見

上卷二十葉

楚圍宋城中急宋

華元夜入楚師見

予反曰敝邑易子

而食析骸以爨雖

然城下之盟有以

國斃不能從也去

我三十里唯命是

聽子反退三十里

盟曰我無爾詐爾

無我虞公羊傳子

反曰吾亦有七日

糧爾將去而歸

求細利謂侵掠

如此指保分界不

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糗糒乾飯也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

其不足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分菽粒子獨

芻豢黍粱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

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為吳將時晉平南將軍羊

祜鎮南夏石城以西盡為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

懷初附吳人悅服降者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

通抗稱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

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以

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宣十五年公羊傳抗每告其成曰

成也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我境內民皆

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

為暴
我為暴無傷害於
祜

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

孔愉放龜

張顗墮鵲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字偉丁

潭世康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為丞相

掾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

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

印而印龜左顧鈕印龜印鈕也諸侯王黃金印囊化鈕三鑄如

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博物志張顗為梁相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

擲之墮地其鳥墮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圓石顗令搥破之

得一金印石中得文曰忠孝侯印顗字智伯常山人漢靈

建興隆帝年號按
當作永興討華軼
事在建興前懷帝
永嘉五年洛陽陷
琅邪王睿等奉秦
王業移檄四方江
州刺史華軼不從
其命睿遣兵討之

才正
林路

全言
詩書

卷之
林

一

卷二十六

齊王芳見世系

晉宣數見

殊類即胡秋

列傳十四

民居曰落落終也
邑落曰聚

帝時為太尉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勝任也言年雖老猶勝任事心志強壯也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猶犯夜行禁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卿祿薨豫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秋私遺遺送也豫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卷一百餘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

酷吏傳

刺字亦數見上
指武帝 穰氏史

漢共無註 甯成
乳虎上卷五葉

如掩殺之掩按史
漢此時罪繫二百

餘人其昆弟私入
相視者亦二百餘

人縱一切捕鞠以
無罪昆弟為解脫

桎梏者合殺四百
餘人 趙禹廢梏

藏荒字既數見至此加註復恨甚
張敏蒙求不載魯恭馴雉上卷四十一葉
徙關事詳于上卷五十葉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剽劫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武帝母上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豪穰氏之屬道不拾遺為南陽太守破碎甯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鞠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云如鷹集之擊奮毛羽後以廢格沮事弃市

票流

卷生

卷之六

二

才正
樹

言
詩
夢
林

卷之十一

十一

卷二十六

齊王芳見世系

晉宣數見

殊類即胡秋

四列十傳

民居曰落落終也
邑落曰聚

帝時為太尉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勝任也言年雖老猶勝任事心志強壯也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猶犯夜行禁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卿祿薨豫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皆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

酷吏

刺字亦數見上
指武帝 穰氏史

藏荒字既數見至此加註很狠甚
張敏蒙求不載魯恭馴雉上卷四十一葉
徒關事詳于上卷五十葉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漢共無註 穰氏史
乳虎上卷五葉
如掩殺之掩按史
漢此時罪繫二百餘人其見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鞠以無罪昆弟為解脫桎梏者合殺四百餘人 趙禹廣梏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劫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武帝上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豪穰氏之屬道不拾遺為南陽太守破碎甯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鞠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云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後以廢格沮事弃市

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潛居山澤結草為廬與諸生織席自給少習韓詩教授諸生歲荒四穀不升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注云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拾橡實以自資資給年九十六卒舊本恂作詢誤也

票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才正

全言

卷之十一

十一

酷吏

二十九葉張湯見上帝令楊可主告婦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公事

列傳

太守下有都尉都尉下有令與河東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自殺而由奔市

昭二

與司空張敏同名異人委烏賄切委頓俗語

前漢周陽由由父趙兼以淮南王舅封周陽侯因氏焉景帝時為郡守武帝立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為河東都尉與守爭權奔市

孟陽擲瓦

賈氏如皋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閑雅謂性也博學有文章父收為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醜容貌甚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委頓謂挫傷折壞也左氏傳曰叔向適鄭駸茂惡駸茂惡鄭然明惡容貌醜欲觀叔向素聞德從使之收器者而往叔向素聞德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

確也

中卷

卷八

常居汎言衣食休養所處言宅地終身以下高士傳所不載宜刪

而善言有發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素聞其賢下執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大夫注云賈國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御注云為妻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言不可無之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顏回簞瓢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明於天文博物善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沽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麋竺一收資

桓景登高

蜀志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朐縣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

票流

卷之十一

十一

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求
寄載求寄載於竺所乘車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
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請免婦
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
家遽出資物日中而火大發

長房薶于十七葉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
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
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
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雞犬牛羊代人今世
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婦人帶囊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列傳
六張
華傳

斗牛吳越分野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

張華台圻二十一
葉星東西定轉
者為經南北動移
者為緯

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問豫章
雷煥妙達緯象緯象天文星象也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
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
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即署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
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
不復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

繫華言所自佩之
劍張華死後世定
而後當遺其家不
然則至華受禍時
雙劍共為他人有
千將莫邪劍工
夫婦名見吳越春
秋華誅後其劍
沈延平津

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
樹耳札事見于季札挂劍注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服也華得劍報煥
書曰詳觀劍文乃千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
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

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
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

王祥見下

浪驚沸於是失劍

魏志呂虔字子格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為別駕民
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
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
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為三公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
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老萊斑衣

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脆小爽年七
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荊蘭當作斑斕字誤也為
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
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
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斑斕之衣斑斕色出列

史記孔子於楚事
老萊子孔叢子子
思見老萊子姓萊
云老萊復姓
孝行下脫聞字
詳說引蒼頡篇云
女曰嬰男曰兒

道家之學術
雙童叶

女傳今文無載

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
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是時未冠故云官至尚書令魏
郡太守陶淵明曰孝子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
致養冬無被褥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
帝嘉之特加異賜

王祥守柩

蔡順分棹

王覽友弟注併見

在上曰幕
鯉躍雀入誠孝感
動於天所致
世說作家有一李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
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
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
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孝感
所致有丹柰結實柰果名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

列傳

任魏遷太尉晉武時拜太保

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垂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時拜太保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得順獨免太守韓

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

冢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每雷輒差車馬後舉孝廉

不就不能遠葬墳墓舊注云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棊赤黑異器

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黑者其赤者酸

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列傳 九周 附

列傳 十四

高祖 惠帝 文帝 景帝 厲王長安 武帝

武安侯田蚡謂安曰上無太子王高

帝孫官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

王喜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

侯並爭益治及戰具公孫弘疑其有

畔逆計擬之以聞

文苑 傳

張載既見十二葉魏晉間中書兼著作掌國史故博覽圖書且張載省父

弋獵解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篇內書二十一篇今淮南子是也外書不傳又有中篇

八卷亦言神仙黃白之術黃白金丹為金銀也煉丹砂為金銀術時武帝好藝文

以安屬為諸父師古云安於天子辭博善為文辭甚尊重

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云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初安入朝使為離騷傳師古云傳謂解旦受詔曰食時上

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後謀反自殺

事詳于本傳

晉書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寢通作侵短而小醜惡曰寢而

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

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閭皆著筆紙遇得

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得讀秘書及賦成

才疏學淺

詩經

卷之四

十一

于蜀親親詠
檢取穀一熟義
皇甫謐數見以下
上中卷數見者不
揭示
機雲見上卷九葉

劉惔字真長真長
望月四十五葉

列傳
七十四

任誕
篇

王恭既見六葉
泰氏曰凡事盡力

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班固兩都張衡二京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張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欲為此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吳人謂儉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數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傾釀

孝伯痛飲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濡人康帝時為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常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釀作酒曰釀家釀所自釀酒言其能溫克也克是也舊本惔作恢誤

世說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無事為無事矣

為之曰痛

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覽冥
訓

冀充青徐
揚荊豫
梁雍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此蓋寓言也四極言天地陰陽火熒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熒言多雨洪大旱火災也浩洋大水猛獸食顓民顓善鷙鳥攫老弱獸如虎是也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兄弟交上下之分鍊猶理也五色以取

四極後世所謂禮樂刑政之類道本一也分而言之則有禮樂刑政之名故曰顓鼈足以立四極鼈有四足與五色石相對為文耳傳曰神靈之鼈背負蓬萊之山無比及賊黨類之理

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反賊之稱號如大風十且皆言誅滅也積蘆

示

卷之四

下

十一

校蟲謂猛獸驚鳥也叛賊之說鑿矣

校蟲謂猛獸驚鳥也叛賊之說鑿矣

方術
既遇事見中卷四
傳
十四葉

灰以止滌水華生於水故積聚其灰蒼天補四極正滌水
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狡蟲也顓民對叛賊言猶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翁乃
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
即長房以為縊死遂葬之長房立其傍而長房隨入深山
從仙翁群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
懸萬斤石於心上眾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
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
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
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陂名又為作一符曰以
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

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本傳曰家人謂其
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眾疾鞭笞百鬼後失其
符為眾鬼所殺神術能縮地脉千里聚在眼前放之復如
舊此其事也

李珪士首 安國國器

卷十
琰與毛玠典選舉
用清正士事見上
卷二十九葉

列傳
二十
梁孝牛禍二十八
葉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
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群論冀州人士稱
琰為首林琰從弟少無名望雖姻族猶輕之琰常曰大器
晚成琰獨以林終必遠至遠至高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
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
也三公之後咸至鼎輔鼎謂三公也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為中大

票

寄生家史校本

卷之六

一八

蒙國之縣
田氏名不傳故曰
甲漢指天子朝
廷刑徒之中
師古曰治謂當敵
也猶云對治
份曰知當世取舍
者智也智者宜或
失于薄而安國乃
又忠厚矣貪者於
財宜其所舉皆汚
墨而安國又舉廉
士士之所稱未
至國器唯天子以
為國器

夫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
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云溺讀曰尿無何漢使使者拜內史內史
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
甲肉祖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乎言不足治也卒善遇之為人
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云舍止也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
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士亦以此稱之
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云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
政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題一作長孺國器或云後人
允當尤為

陸玩無人

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瑤吳人器量淹雅淹雅淹與奄通大有餘也累轉尚書散
騎常侍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為三良既沒

翼亮猶輔佐輔佐
累代天子其弘重
終始不變物兼
人與事言
司馬遷傳抵格注
下觸謂抵斜觸謂
格共非牛旁格忤
也違戾也與格字
混者字彙之誤
文帝為五官將時
魏主以曹植才藻
敏瞻愛之欲以為
嗣問魏主魏主不
對魏主問其故魏
主曰思故不即
對耳曰何思魏曰
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耳

以玩有德望名德之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
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知言解見于玩翼
亮累世玩自元帝時與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嘉性通雅
不以名位格物格物格物格物誘納後進謙禮布衣由是縉紳之徒
莫不蔭其德字縉紳也士大夫紳縉紳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閭忠異之
謂詡有良平之奇張良後拜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文帝
時為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勗答曰三公具
瞻所歸詩曰赫赫不可用非其次昔魏文帝用賈詡孫
權笑之文帝以下因前登上司實非其次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莊老辭才絕辯注易及老子

劭何曾之子何曾
食萬四十一葉

秦氏曰言無所不
足當作言無是其
所不足王云洞明
老莊此言似為退
一舍恐非本色

列傳
十五

卷二
十

年二十餘卒何劭為其傳曰弼字輔嗣為尚書郎時裴徽
為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
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
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
言無所不足何晏為吏部尚書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數曰
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舊云神
伏出世說無載未見古本世說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阿曲也當

人口寡者以升分
之多者以斗分

列傳
民

逐雞之竿 怪麥
不在而問之鳳方
悟暴雨

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仕至光祿大夫魏
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
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為業鳳專精誦讀晝
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
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為名儒年老執
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自磯也後
舉直言到公車公車解見于羊祐識環注託病隱身漁釣

孟嘉落帽

庾凱墮幘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為征西桓溫參軍征西將軍

列傳
六十
溫桓
附之

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
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

林路

威孫楚之孫

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肉歌答曰漸近使之然漸近自然也歌聲不假物出乎喉故為自然笛聲出乎口是近自然也

列傳
庚峻
附

風韻高遠

換借換也玉篇貸也世說作兩婆千萬雨婆猶兩箇

晉書庾敳字子嵩潁川鄆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興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為劉興所構附惟數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問隙之可議也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數數頽然已醉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興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

張華台圻

舊注引論語陰嘻讖曰

陰嘻讖緯書名

庚子之旦金板剋書

剋刻

文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

禽其文云云禽與擒通

宋均曰謂殺關龍

逢之後庚子之旦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

龍逢與紂同姓

王殺我必見禽也

列傳
六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

弘曠初未知名著鵠鵠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

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默識不言而四

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官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

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

世眾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名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盡

票流

卷之六

卷之六

三二

司空象中台星中
台光芒開拆如分
為二星待接待
之待

忠臣輔彌縫補闕雖當關主虐后之朝虐后謂而海內晏
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監省華之第舍及數有妖怪
少子躋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圻裂華不從曰天道玄遠
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候天命卒之以忠正為
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一
介之善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
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燮

扁鵲起號

卷六
或作土燮三國時
吳人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
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九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頭
搖捐之搖捐動貌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復半日能起坐遂
活奉還廬山下居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為種一

列傳
四十

以飲懷中藥且得
禁方能自皮外見
五臟癥結其診脈
知病特以為名耳
其實不待診脈
陽谿陽池陽谷在
手外部謂之外三
陽正義所謂三陽
中穴名殊懸豈可
悉取其血乎

株杏數年有十萬餘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
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
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齧死家人知送杏還家
知其偷杏乃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取欺奉
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僅百年乃
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知扁鵲非
常人索隱云長桑君神人也出其懷中藥予之飲本傳云飲是以上
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

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後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
臣能生之問其病死狀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砥石厲磨
也針以取外三陽五會正義云三陽謂少陽太陽陽明五

扁鵲使子豹為五
 分之尉子豹乃以
 八減之劑和煮之
 以更熨兩脇下或
 左或右故曰更
 初扁鵲見太子曰
 所謂尸蹇者也陽
 入陰中動胃纏緣
 一說適者不寒不
 熱之謂 八減者
 蒸熨劑非服餌之
 湯液 耳目之力
 衰不聰明猶肌膚
 之麻痺故曰耳目
 痺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
 以更熨兩脇下子豹亦扁鵲之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
 服湯二旬而復故湯即齊與劑通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
 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帶下婦人之疾過維陽聞周人愛
 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痺腰脚痿弱之疾入咸陽聞秦人愛小
 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
 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由扁鵲法史扁鵲傳索
 隱云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
 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寇恂借一 何武去思

此時光武將自拘
 燕趙擊尤來大槍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
 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

六列傳

六列傳
 五十

等諸賊故曰勿令
 北度
 即時定之不可猶
 豫 詳說引集覽
 云執金吾雖非卿
 亦陪卿漢九卿
 泰常 光祿勳
 衛尉 大僕 廷
 尉 大鴻臚 宗
 正 大司農 少
 府 因士大夫言
 其得秩奉非已一
 人功耳
 而龔見上卷五十
 七葉唐林唐連漢
 書無傳家求不載
 武薦龔唐世重其
 薦賢
 文者文法舞文之
 文人納賂或因

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
 拜潁川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帝謂曰潁川
 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帝曰潁川
 事蜀故狂狷乘間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
 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恂竟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注云恂前為潁
 也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
 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奉與通常曰吾因士
 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
 時累進大司空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勸為楚內
 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

刑名謂專任刑法

親姻請求進用故立科條防其請託

為政刑必有名故律書有名例史記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注黃

言人主當執術督黃臣下其責深刻

故曰術商鞅所為書曰法通曰刑名

法術又張叔傳叔雖治刑名家其人

長者評云雖刑名學而有仁愛心

李斯為秦王廷尉毀之曰今王欲并

諸侯非終為韓不

列傳

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
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
常見思後為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為宰衡陰誅不附已者
見誣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遵也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刑形古通史記二世本紀

言者自為名有故事者自為形以名貴實謂之刑名刑名即有

合刑名是也故曰審而其歸本於黃老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言道

也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削為強國所

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此皆韓非子篇名也人或傳其

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而不恨矣後

為秦不如以法誅

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

遺樂使自殺

逸民

中卷十一葉孟光

新叙注併見自

大學歸鄉里

權勢富豪之家

自扶風東出關過

京師適霸陵

為勞民以極官室

壯麗此歌押韻

不可解蓋以意字

為韻

後漢梁鴻受業大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歸鄉里

執家慕其高節勢執與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名孟光字

曜隱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

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北芒華地顧覽帝

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崔嵬高貌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

兮噫遼遼廣大也肅宗聞而非之朝廷為非求鴻不得乃易姓

名易姓運期名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

下廡堂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舉案

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

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列女傳

蔡邕倒屣中卷三十五葉

蔡琰辨琴 王粲覆棋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舊注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注云邕以為偶得之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一上見于左傳襄二十九年下見于襄十九年以此推之何不知也

卷二

王粲既出中卷六十二葉

魏志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覆復初也碁者不信以帋蓋局帋帛三幅曰帋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思覃思亦不能加也覃盡思慮也典

列女傳

王粲既出中卷六十二葉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河伯河神也常歲賦斂百姓取錢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其餘錢三老婦與視巫共分持歸俗語不為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拘大巫嫗投之河中上項曰何久也何久不還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復投于河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

巫視人家女姪者婦取洗沐之為治續穀治齋宮河上張絳帷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浮之江中浮行數十里乃沒十里一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官屬即縣丞下文所謂廷掾是也典知會獄

謝玄既見

羅市穀也

正義云：簪，謂以毛裝簪，頭禮服也。簪，折謂曲折腰。鄧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其狀也。若皆罷去，若汝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多權略。舊注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注云：貿，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貴也。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

光武帝

易前弊求民病利。注云：人之所病，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後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江農太守先是嶠，詔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反風，止風也。題曰：反火亦止火也。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訥，鈍也。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

此篇當在雷煥送
劍下

籍面曰感眩疾不
欲出風工竟不得
見之

須德判石

不入房室蓋要事
後事

列傳
六十

李膺見上卷四十
三葉不得白姓
名接見

高明尊稱指融
猶言舊識識言恩

箕坐中以告謂以
先君孔子云云之
語告於煒觀君
所言甚不奇足以
知君早慧

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

天象
定者

曰經動士之就學者三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

聘肱嘗與李江夜遇盜本傳曰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

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以被韜面

藏也注云韜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竄伏賣卜給食還

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

嚴厲注云繼母肱感凱風之孝邳風凱風序云衛之淫風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

以慰母心其孝志此其所以感也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

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

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

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

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孔子適周問

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大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曰

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君

所言而如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

融第六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大人問其

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端康相代 亮陟隔坐

三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京州牧徵為太僕

康代為京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

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淵深也亮明也昨日

仲將又來仲將元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懿美

卷之六

孫休吳景帝

吳錄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吳主孫休時其父亮爲尚書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寵待之也舊注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誤作隲

趙倫瘤怪
梁孝牛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粲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諂事中宮

中宮即大爲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愍懷太子名宣通帝

子太遂廢賈后爲庶人倫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

軍事橋詐託也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已秀倫素

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

倫自稱皇帝遷惠
帝于金墉廝取

薪者通稱役徒

奴卒列位猶狗尾
續貂足續叶

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貂蟬侍中之冠謂之金貂解見于阮孚蠟屐注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以狗尾續貂尾言奴卒不稱冠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麾旗屬蓋車蓋也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

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猶錄
也并鳥閑置牢室明日開視戸扃如故並失所在所失人鳥

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惠帝復位。賜死。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

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

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

太后榮母栗姬欲以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

票流

竈主蒙求交本

卷八

八

列傳二十九

事既見潘岳望塵
南風擲孕注

已子秀僻說

列傳十七

齊王問等起兵討
倫乘輿反正

景帝孝王之兄
栗太子景帝之子

竇太后景帝及
孝王之母

袁盎卻坐上卷三

一
三

才

言

卷

一

列傳
七十二
附榮桓

政本傳之誤作正
為是
驄青白色止史叶

關說於帝通志畧表氏嬌姓胡公之後子孫有字伯爰者
曰漢家法以王父字為氏故又作爰關止也說去聲止之
周道立子王怨盜陰使人刺殺之上由此怨望於王益疎
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
出背上王惡之病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王
不死時財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
是贊曰怙親亡厭牛禍告罰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侍御史時
宦官秉權典執政或云政當作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
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牾宦官七
年不調在御史七獻帝時為光祿勳

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竊學問能

列傳
四十九

王陽囊衣四十九
葉

史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
閭巷上召尊為郡令新刻本刪落徐明稍遷益州刺史先
是王陽為刺史行部至邛邛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
何數乘此險乘登也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
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
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徼
也後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
投沈白馬師古云祀請以身填金隄而水波稍却迴還吏
民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卒官吏
民紀之舊本尊誤作遵

鼂錯峭直 趙禹廉裾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刑名解見于以文

列傳
十九

申不害商鞅

票

後漢王尊字子贛

卷

二十九

才正
才正

學為太常掌故掌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師古云峭孝文

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時為御史大夫請諸

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云支郡在國之四邊者所更令三十章諸侯

謹譚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

錯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

吳王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楚王趙王史

記吳王傳無獨有之有字然下有良久之字丞相

青翟行市漢書之註誤

要斬使中尉召錯絃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前漢趙禹繫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刀筆解見于遷御

史記作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益自此始吏持法寬則陷于故縱不得

縱吏傳相監司以法罪并連坐也盡自此始為人廉裾

師古云裾倨為更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

也廣與居同

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云以此孤立行一意而

已嘗中廢已為廷尉以壽卒

酷吏傳

聚音胎

紀宣帝
亮三出 出斜谷 豐南原

晉書諸葛亮帥眾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魏明

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宣帝司朝廷以亮

遠寇利在急戰遠來久持則鈍兵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

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遣帝中憫婦人之飾憫婦人首飾也

亮之挑也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

紀宣帝

亮三出 出斜谷 豐南原

命帝之帝亦指懿下同

辛毗引裾上卷二十五葉

大抵當本邦三四合

曰其能久乎事食少煩竟如其言如帝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

票流

票流

卷之六

三十一

票流

票流

票流

姜維膽斗中卷七

入斜谷
葛連叶

先主既出 靖王
孝景帝之子孝景
前三年為中山王
至曾孫國除

靈帝中平元年鉅
鹿張角舉兵其軍
三十六萬皆著黃
巾
使君州牧之稱

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焉。亮已死，而儀出宣王，即宣帝。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計以亮之退，走亮之。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定云：此李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為令聚五采羽葆。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可至震之威，乃本初表紹字。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阮籍為步兵校尉
事見六十葉籍陳
留人江東步兵猶
言關西孔子
問叔趙王倫及孫
秀為大司馬輔政
騎奢專權張翰等
慮及禍即引去河
間王顯成都王穎
等起兵討問殺之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阮籍既入洛，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

隱逸傳

木政

言夢

卷之十

三

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
秫黏粟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秬秬稷也稻
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素簡貴不私事上官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
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拳拳勤也即解印綬去縣乃賦
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酒則飲嘗言夏
月虛間高臥北窻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羲皇伏羲也
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琴節曰徽所以發撫抑之處每朋酒
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閣

此書長篇載文選
其首云五月二十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題曰魏儲嘗與元城令吳
質書其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南皮縣名文

八日不白李重無
恙金路雖局官守
有限云云
旅衆也

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微妙精也彈碁間設終以博奕彈碁
高談娛心哀筆順耳哀筆謂筆聲清也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
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暇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
以遊後園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質字李重濟陰人以文才
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列傳
八十

不合上意故為不
能召見是元光
五年事弘年七十
容貌甚麗難解

舉首謂推第一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
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免歸使
奴還報上後復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為第一召見容
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待詔解見于黃霸稍遷至丞
相封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
功業婁舉賢良師古云婁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
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師古云閣者小門也東向

票流

卷之十

三

三

師古曰意忌多所忌事也徒仲舒事見中卷二十一葉

以別於衆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史官屬故入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諸嘗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楚元王置醴 陳蕃下榻

列傳六

元王子夷王夷王子王戊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師古云異母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穆生白生皆魯儒生申公即作魯詩者浮丘伯荀卿門人秦時儒生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為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云鉗以鐵束頸也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云忽怠也忘道之

列傳六十五

師古云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

徐穉既見五葉中官指曹節等事略見上卷四十三葉元禮模楷疏

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王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而庭宇無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後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為功曹性方峻不接賓客蕃性方峻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方峻帝初為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中官宦官也

列傳
一三十

列傳
十

列傳
六十

列傳
七十四

漢書張騫傳末言

李廣利事不絕其
筆起李廣利傳故
與他傳文例不同
耿恭拜井三十九

本傳令史下曰從
度河北賓客從霸
者數十人稍稍引
去中卷四十二

葉馮異大樹注併
見阻水即韓信
背水之意光武
恐眾心沮喪陽為
疑侯吏之言再令
霸往視故曰侯吏
果妄語

上濟渡也下濟成
也權宜之計以濟
事此霸之功河水

亦合此天之瑞

孔融再出該覽
二字誤本傳作博
涉多聞協和同
也

續嫌疑應無所協
附

意字亦誤本傳作
深

平陵屬扶風

廣利泉涌 王霸水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惡少年謂

義者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貳師城大宛中城名故號貳師將軍耿

恭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事詳見于下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為功曹令史光武

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

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

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漸水解而流也令霸往視霸恐驚

眾欲且前阻水欲阻據於水拒敵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

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

渡監護渡也未畢數騎而冰解軍皆渡唯數騎而冰解上謂曰安吾眾得

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以為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孔融坐滿 鄭崇門雜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為北海相時表曹方盛注云

操而融無所協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

成功注云迄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為少府拜太中大夫

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注云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

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

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

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不言以為己過海

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郝慮構成其罪遂見

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以

票流

卷之六

三二

林路

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

尚書令趙昌佞調害崇奏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曰貴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功主上

三

崇諫太后 董賢 見前

標題賓客雜香之 義 市水叶

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云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

周鎮漏船

世祖光武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為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注云狐

列傳 一 二 十

附枝一名寄生一 名寓本政治不節 則附枝生 枝岐 支叶 支柱也又 度也計也 計據名樊顯

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據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注云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棄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臨川太守

舊注引世說云周鎮罷臨川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暴雨船狹小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胡威事見于胡威推轅注即啓用之今本無載見于古本世說

郭伋竹馬

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為并州牧建武中復為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

同上

票流

後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列傳
五十二

小學註婢詐跌以

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
 政事注云禮謀於長者始到行部到西河美稷注云美稷縣名有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注云兒曹何自遠來對
 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注云使君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
 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注云使君曰告之既還先期一日注云行部
 既為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
 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
 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為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
 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注云被如也帝問太尉醉
 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
 欲試寬令志同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汗朝服

外傳
霍光見前

霍光見前

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
 海內稱為長者

許史侯盛 韋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為霍光夫人顯所毒崩顯欲
 其小女使女醫淳于衍毒殺之及元帝為太子迺封后父廣漢為平恩侯
 其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薨
 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
 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史氏也太子有妃有良娣
 生男進號史皇孫姓師古云進者皇孫之名以外家武帝末
 巫蠱事起丙吉牛喘見于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
 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為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

才
材
路

金
書
卷
之
一

卷
之
一

三
十
六

史丹青蒲中卷三

軍丹左將軍

列傳
四十

葉
賢父子既見中卷
二十三葉 傳經
之傳讀為附
匡衡壁上海四
葉

如淳曰稻米一斗
得酒一斗為上尊
哀帝時改丞相
為大司徒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皆為丞相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
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
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
為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
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
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乞骸骨
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上尊酒也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
位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韋謂韋賢也父子至
雍伯種王 黃尋飛錢

漿水與米汁相將
之名水名有漿漿
則水通稱漿及
於山下貯於坂頭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
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與衆共行者皆飲之三
年有一人就飲出懷中石子一升與之云種此王當生其
中又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王子
生北平徐氏有女徐氏著姓也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
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婚公微賤徐氏以為狂公至
所種石中得玉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
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王
田今北平王氏即其後也

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
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餘處亦皆富至數千萬尋家富
萬擅名江北

林路

箋註蒙求林本

卷之十

三十七

列傳五十

三府薦士對策問
每府有甲乙科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大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
日千里王佐才也里喻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
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為
侍御史獻帝時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
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
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
與司隸黃琬等謀共誅之允性剛稜疾惡注云稜威稜也初懼卓
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
循權宜之計群下不甚附之反為卓將李傕所殺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陳蕃周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列傳四十

陳蕃見前

上卷三十八葉黃
琬對日注及疏併
見

列傳六十

孔愉放龜十一葉
丁潭亦會誓人

自新篇

陸機吳人乞休假
歸吳今官于洛故

及蕃為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
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
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汎雅曰側出泉
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汪汪深廣也六尺為步澄之不清
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閎字世說千作
萬淆作撓與此小異

虞駿才望 戴淵峯穎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常謂曰
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公才三公之才也丁潭有公望而
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舊本才
誤作體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游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

票

卷之十

三十七

世說作

曰遷洛
船屋上

洛假休輜重甚盛載資糧什物謂之輜淵假也在岸上淵使少年掠劫據胡床

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
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
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與定交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詳說曰置屍牖下
是黜殯也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
之史魚驟諫不從子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
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
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飯於戶其
子從之靈公吊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
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時恒欲進賢而退不肖及
其死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為

襄十
四年

子庚莊王于午時
為司馬

亂而不損曰靈戮
殺不辜曰厲共
恭同謚法既過能
改曰恭

列傳
七十
行獨

汝南潁川 西華
縣屬汝南郡

票流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

縣名

舉賢良方正對策第

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注云西時
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及去蝗亦頓除及督郵去一境奇之

戴封積薪

耿恭拜井

上卿退彌子瑕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
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杜預曰公子變
為亂事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下文所共將
死不未得說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
不德若以大夫之靈不穀侯王自稱獲保首領以沒於地
善終曰請為靈若厲及卒子囊曰君命以共請謚之共楚
徙都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子囊欲訖未暇故遺言見意

列傳
九耿
附奔

擁遮也

廣利見前

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相諸縣囚四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大常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也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絕澗水澗水之源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將軍李廣利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

列傳
二十

開寵為謁者與恭同入西域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鮑昱議曰今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匈奴如復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云云帝然之昱復奏恭節云云

拜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龍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虜以為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 馮煖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云衛君但稱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師古云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林氏

社稷臣與國為存亡者 衛青公孫弘共見前

孟嘗君田文見下

按此歌本以字叶

魚車家虞翻家古胡切幽詩未有室家叶据茶小雅復我邦家叶居博

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見于前上賢而釋之後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居少禮倨也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側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史記煖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曰同屬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無所好也曰客何能曰無能也孟嘗左右食以草具草菜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鋏與俱去君聞食之比門下客門下客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

按史記亦作燒券標題折券字見高祖紀李氏失考

家君左右皆疾不知足君問煖有老母煖對曰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記疏誰能為文收責於薛者文孟名責讀曰煖署曰能也署書煖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之薛召諸民當債者悉來合券券以水讀書之割之為兩取者與者各收其一合以驗之以責賜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列所寡有者義耳竊為君市義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後君就國於薛齊王遣孟嘗君就國薛其地也民扶老攜幼迎道中君顧謂煖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乃今見之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李氏

李氏

李氏

李氏

三列傳

此等亦煩

八三十列傳

二陸入洛見上卷
九葉 纂位事見
二十七葉

晉書何曾字穎考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為司徒
武帝踐祚作位也踐祚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
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
賓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
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太官主膳食署帝輒命取其食
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猶言無可
食者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汰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為黃門侍郎仕吳為黃門侍郎吳平
與二陸同入洛號三俊二陸陸機陸雲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
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
者容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

十五列傳

九三列傳
十傳 孔當 据注

潘王滅宋益驕欲
去孟嘗君孟嘗君
恐乃如魏

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
者為督率救之得免督率臨督誅叛黨者非官名也蓋臨時命之也元帝時終散
騎常侍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父嬰為齊相卒文代立封萬
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
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飲食一與文等曾待客夜食有
一人蔽火光燈光不及也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
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剋士以此多歸之文相齊潘王潘
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
立為諸侯無所屬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謚孟嘗君

稚珪蛙鳴

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為南郡太守珪

票流

晉書孟嘗君

卷之六

四十一

陳蕃語既見三十
三葉箋依他例當
言陳蕃事見于陳
蕃下欄注龍洲健
忘詳說云樂有
坐部立部故曰兩
部鼓吹總言樂器
晏王弘之孫弘
見淵明把菊注尊
貴之人出入隨鼓
吹元徽帝昱年
號願著切韻
使不許願再得至
此草堂

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
憑几獨酌凡人所坐也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
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陳蕃庭宇蕪穢人問之答云大
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不翦草萊使蛙棲也何必效蕃王晏嘗鳴
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
及此蛙及晏有慙色仕至散騎常侍舊本作稚圭
南史周顒字彥倫宋元徽中為剡令音辭辯麗長於佛理
著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大學諸生
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
為縣令顒初隱鍾山後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稚珪過鍾山草堂草堂
所隱居作北山移文北山即鍾山也稚珪假山靈之其詞
有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此形容草堂中

其實稚珪自怨自
驚

人葦以為帳因山言之
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

廉頗負荆 須賈擢髮

趙王與秦王會飲
酒酣秦王請趙王
鼓瑟趙王鼓之蘭
相如復請秦王擊
缶秦王不肯相如
曰五步之內臣請
得血頭血濺大王
矣左右欲及相如
相如張目叱之左
右皆靡王為一擊
缶秦終不能有加
於趙趙王歸國以
相如為上卿

史記廉頗為趙將蘭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為將
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居我上且
素賤人本宦者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宣編相
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
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
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頗孰與秦王廉頗
王孰曰不若也不若秦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
廷叱之辱其群臣吾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
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
所以為此者為避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

抄

負荆索隱云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

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卒相與驩崔浩云要

史記列傳無范雎字叔魏人遊說諸侯欲事魏王至門謝罪曰鄙賤之

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乃

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

告魏齊魏相齊怒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

中索隱云簀葦茨之薄也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雎告守者

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夜見秦謁者王瞽瞍知雎賢

載入秦言於昭王王拜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賈後使秦

雎微行夜敝衣步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

取綈袍賜之雎取大車馬賈言馬病車軸折為賈御入

時王瞽使于魏

綈袍正義曰今之
車馬
雖歸取大

標

晉先賢傳

卷之六

四

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
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御者乃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
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
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
生之擢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雎曰汝罪有三耳汝惡我
罪一也辱我於廁中罪二也更醉而溺罪三矣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
故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絕書 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囑書託
也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如淳云材官

故曰蹶張張之孝文時稍遷至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詳說云即楚國先
賢傳張方賢晉人
故曰晉先賢傳
以手曰蹶張以足
曰蹶張

林路

箋言夢求林路

卷之十

四十四

鄧通銅山中卷十
三葉

檄解見上卷毛義
秦檄箋

本傳謝丞相曰是
吾弄臣君其釋之

陶潛再出

隱逸傳

延之即延年見前
始安郡守

時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肅敬罷朝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第師古云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乃釋之

淵明把菊

真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要之也齊持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籃輦編竹以為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款愛後

列傳
五十四

就菊叢酌醉後歸宅
郡守兼武事故稱將
安苦節謂不厭貧

劉惔再出
華門柴門

晉穆帝三歲即位
元帝子會替王昱
輔政穆帝哀帝相
尋崩帝立桓溫
廢立會替王昱
是為簡文帝王昱

票流

卷之十

卷之十

四十五

為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一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叢中摘菊盈把而坐把握久之望見白衣人至太守王弘送酒也飲醉而歸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標高枝也喻與母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芒草似茅皮雖篳門陋巷晏如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惔雅善言理簡文作相惔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桓溫嘗問會替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

漢市帽既見

許詢勝具中卷五十五葉

列傳

褐道士服 直不 必割故

第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舊注云：愀夜在簡文座，愀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玄度。玄度，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

釋之結轡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圯上。服虔云：楚人謂橋曰圯。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制褐若裘也。直隨其履圯下。師古云：直猶故也。謂曰：孺子下取履。孺，幼也。良愕然欲歐之。師古云：愕然，驚貌。歐，擊也。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去。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

列傳

調選也

以高祖為天授詳說引運命論曰：張良說於群雄，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未嘗獨將兵，常從高祖也。

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旦，日也。迺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也。省，視也。良以為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迺封為留侯。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貴為騎郎。如淳云：漢制，貴五百萬，得侍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戰解顧謂釋之為我結轡。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

票流

後生崇文校本

卷之下

百一

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注云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注云諸使者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轅。既至京師。常為都講。都講解見于揚震關西注。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果乘使者車出門。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晉書。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博覽書記。談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振舉救也。復舊也。還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誓辭。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天子以冊贈官曰冊。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列傳
三十一

列傳
三十七

產業田宅 符即
繡也丹從宛人陳
洮買入關符
更始詳于中卷四
十五葉
杜林駁堯上卷五
十一葉張湛白馬
中卷四葉侯霸臥
轍同十四葉郭伋
竹馬三十五葉
士稚當作士雅

洛陽陷時流徙於
江左者

詩謂予不信有如
皦日取明江取
清言不清中原而
還渡江水必被神
罰其明白如水
譙郡梁國

列傳
六十二

中卷二十三葉夏
侯拾芥注云勝受
詔撰尚書論語統
大夏侯是也勝從
父子夏侯建號小
夏侯 大學長頭
說不穩身長八尺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尚書有大夏侯。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注云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

二十疑其頭亦異
常諸事不決問疵
面同語氣 休頭
叶

列傳
九十六

馬融既見
雙重叶

列傳
十三

休賈長頭賈逵為大性愷悌多智思倣儻有大節倣作個
說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左傳三十篇國永平中
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為侍中領騎
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
為通儒注云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
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
遷除校書郎注云校書郎名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
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
哉周都洛陽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侔矣侔等且秦地

扼謂捉持
張晏曰春為歲始
以其首謀都關中
號奉春君
史記匈奴傳單于
有太子名冒頓
單于解見上卷十
葉王商止訛疏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
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云府聚陛下入關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扼天下之亢而
拊其背也張晏云九喉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
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
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
妻單于師古云適讀曰厚奉遺之彼必以為關氏師古云
于皇后生子必為太子使辭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
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大父祖
此外祖父也一上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
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於外庭人之家取
使敬往結和親約

廉頗見前
趙奢號馬服君

史記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壘數
挑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
子趙括將耳馬服君之子趙括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又聞
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為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
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秦發
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
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
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計曰
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盡坑殺之坑殺之說
其不知加害也非真掘土為坑也若真為坑四十萬之眾
寧束手就之乎蓋古有其法而謂之坑但屬兵家秘術後
世不傳耳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蕭史鳳臺

宋宗雞窠

王吉再出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
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
數年一曰妻字弄玉穆公女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
鳳女祠離宮中時有簫聲
幽冥錄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九真郡
出長鳴
雞愛養甚至常籠著窻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
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為
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父與
才通器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
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云
一囊之

列傳十六

馬援再出

吳祐後漢書列傳

五十四 五嶺

始安 臨賀 桂

陽 大庾 揭陽

非五嶺皆踰也

兼兩謂車二乘

撫祐之頭

李札見四葉

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恠

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云不營產業車服鮮明故云爾

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

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

珍恠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上書譖

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注云犀之有文彩也吳祐傳吳恢

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

書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祐諫曰大

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恠上為國家

所疑下為權威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注云兩輪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微名嫌疑之間

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李子矣注云李子謂札

劉整交質 五倫十起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為西陽內史卒其

子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就范氏責范未

還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為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

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晉范毓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整之撫

姪食有故人西京雜記公孫弘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脫粟飯布被何其不能折契鍾庾契券也高祖紀歲

斛四斗為鍾庾而檐帷交質左傳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

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冠冕衣冠也臣請免整新除官付廷

尉治罪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為京兆督鑄錢掾領長

列傳十四

寓子名師利墅

別業一本作塾

求米六斗 檐帷

婦人車飾 臺御

史中丞之府 任

彥升奏彈文長篇

載文選 昔人以

下斷案文體 記

毓事見六十四葉

故人猶且有食

故人之義姪之食

於叔非故人之比

一說弘薄於故人

整亦薄於姪 交

字無義假左傳語

耳 新除官即中

粟 疏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

京兆長陵人

為京兆督鑄錢掾

領長

我所奏言政事得失天子即決斷諫說州將尚且不

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

貢禹見中卷三十

言事無所依違所判無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

不能忘馬人雖不受賂悅其贈之欲選舉授官是私也然知其私而克

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

三公有所選舉舉心不能忘馬不能忘而亦終不用注云雖

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御史蓋執鞭者使之前驅自拊馬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為京兆尹長安市偷盜

無如字愛撫也按孟康曰音翻北方人以媚好為翻眉媚好不可解

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枹鼓稀鳴市無偷盜云枹擊鼓推也

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云便面所以障面也

東海王見前

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

票流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通簡簡也

凡遇事物輕視不加意曰不屑以坐除名不快快介意已齒叶

庾亮見箭

坐除名取官家僅鯢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鯢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鯢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爲王敦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端委禮衣也使百寮準則鯢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丘壑言適名利而寄心於丘壑也終豫章太守

盛彥感蠮

姜詩躍鯉

列傳
八十五

詳說引千百年眼云孟子載陳仲子咽糟所食之李而後目有見本草云蟪蠮汁滴目中可去障翳據此則婢餽蟪蠮亦孝感所使然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蟪蠮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其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仕吳中書

列傳
四十七

意自皆屬鄰母
麗所生之子

赤眉見前馳兵釋
甲報弓之類

侍郎吳平爲小中正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尤篤妻龐盛之女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去也妻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逮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二母母與鄰母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村也永平初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陽令

黨錮傳序

矩武叶印進叶

范滂為太守之職
傳語叶孝嘯叶

上卷四十三葉元
禮模楷注併見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揣治也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皆委任也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宗資南陽人也畫署文書也謠所請也南陽太守岑公孝岑暉字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成瑨弘農人凡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伯武仲進皆字也伯武房植字也仲進周福字也舊本宗誤作宋

伯成辭耕

嚴陵去釣

天地篇

列傳七十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耕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云以其

形貌後齊國土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求之之後齊國土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

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使使聘之辭之再請復辭固請使者三反而後至

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太官解見于何曾食萬注車駕幸其館光

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

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

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

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卧耳除諫

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北軍解見中卷六
十四葉解字賈友
相迫謂三反微之
引入禁內

董遇三餘

譙周獨笑

與邾邾則或為農或為賈也疑是言所取之物而字誤今不可考

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是董遇恒言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相負賈負賈也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有生計而不能曠日但急於成故曰渴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六傳十

鄧艾大志中卷八
葉七郡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趾 九真 南
海 日南 上瓏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九列卿之位及魏大將軍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群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

始皇本紀

勸出降 無虞謂後主受魏封為安樂公
蒙賴全國皆謂蜀中不羅兵變而免飢荒

宜可奔南唯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無虞虞猶也一邦蒙賴周之謀也賴所恃也時晉文王為魏相國文王司馬昭也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聞仰天

王凌呼廟

二世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賤者貴之貪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乃誅大臣及諸公子將聞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聞曰

史記秦公子將聞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謀囚於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聞曰公子不臣罪當死更致法焉將聞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臣不能與此謀奉書從事奉詔書將聞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列傳
八十二

云云

嘉平齊王芳年號

魏主芳昏懦受制於司馬氏凌廢之欲廢芳立楚王彪以抑司馬氏權會吳人塞淦水凌欲因此發表求討吳而其計泄與長頭之賈逵同名異人

魏志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彪嘉平三年凌詐

言吳人塞淦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王

司馬仲達也自帥中軍汎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唯見其面也後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

苦自來邪山堂驛考曰折簡猶言半簡也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

魏略云卿非肯即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逵折簡者故耳

梁道遠王凌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項名仰鵞而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達為祟遂薨

二疏散金

陸賈分橐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傳受為少傳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傳在前少傳

列傳
四十一

在後父子並為師傅叔姪猶父子也朝廷以為榮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

危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許之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祖

長安東郭門

每請賓客輒賣金

解見于表宏泊渚注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輒賣金以供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列傳
十三

趙佗為南越尉故曰尉佗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醢結箕踞見賈師

票流

云醢與推通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故曰箕踞賈因說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囊中裝不必從註

他說其利害然他蹶然起謝賈師古云蹶然驚起貌留與飲數月賜賈囊中

裝直千金

珠玉之寶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中以齎行故曰囊中裝它送亦千金

蘇林

故曰云非囊中裝賈令他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太中

好時雍州縣名

前蒙尉他之囊此

陸賈之囊

女下添等字看

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

陳平多轍上卷五

十五葉

後為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

錢五百萬遺賈為飲食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廷謂朝廷名

聲藉甚

王藉甚解見王衍風鑑注

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八龍

補衡一鶚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

荀淑再出

梁冀事見上卷五
葉理辨決也

十二上脫年字

杜喬見上卷

慶吊不行不出門

也八龍中爽無

雙龍雙叶

就不入都謁見也

平原王騰和帝子

對策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蒞事明理稱為神君

有子八人儉緼靖肅汪爽肅勇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

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

師爽耽思經書慶吊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

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持吏

急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空

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忍暴

必危社稷辟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

後漢補衡字正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

慢物遊潁川乃陰懷一刺刺名刺也解見既而無所之至

於刺字漫滅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

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注云陳群字長文對曰吾安能

獻帝都許昌

早長文伯達為割

肉沽賣者荀爽

票充

後漢書

卷之六

五十六

字文若 按世說
請客下亦曰其意
以荀但有貌趙便
啖肉也一說荀有
感容監厨可嘆餘
肉請客謂伴食佈
客 融才優修自
我見之猶小兒耳
其餘不足數 碌
碌等註見六十七
葉 舉祖數叶

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注云趙為衡
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注曰典畧曰衡
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唯善孔融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
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冠
而融四十遂與為交友上書薦之有云鷙鳥累百不如一
鷄注云鄒陽上書之融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悖逆送
與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遜
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

子雲投閣

新序曰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
也去行餐則失匕上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曰死
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

本傳門下史下曰
歲餘除為郎給事
黃門 成帝哀帝
平帝三世 前輝
光謝驪奏武功長
孟通浚井得白石
有丹書著石曰告
安漢公莽為皇帝
符命始自此 恬
靜不趨勢利 莽
以符命自立欲絕
其原以神前事而
歆子茶豐子尋又
獻符命因殺豐父
子 奇字古文之
異者 不與歆符
命事 蓋以下十
字師古註 侯邑
鉅鹿人 為論語
作法言為易作太

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前漢揚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
奇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
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
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
獲封爵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大夫恬於勢利如
是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子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
請師古云不須奏請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恐
不能自免迺從閣自投下幾死棻嘗從雄學奇字棻以雄
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
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解嘲云位極者宗
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
游神之廷惟寂寞守德之宅

十一列傳

玄 本傳欲觀太玄謂誰曰今學者云云以儒學得祿位者 實聞叶靜命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侯芭常從雄居受太玄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

魏舒堂堂 周舍鄂鄂

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曰甥甥子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當我應之言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嚴正也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沙汰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襍被也帛三幅曰襍被也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

不類人之才達人志

晉文帝為魏相國時魏舒為參軍

衣也包寢具而出也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

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領袖解見于及山濤薨領司徒

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卿喪亡魏府公

僉號震為殺公掾舒命之竟無患舒命震識者稱其達命

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王覽友弟生時論

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

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臯吾聞千羊之皮

不如一狐之腋羊裘賤狐裘貴諺曰千腋最貴諸大夫朝徒聞唯

唯唯唯敬不聞周舍之鄂鄂鄂鄂之言也直是以憂也舊本鄂

作譌

無鹽如漆 姑射若水

趙世家

簡子名鞅

標

晉書

卷之六

二十八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小髮折腰出胷皮膚如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衛自媒也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為陳四殆其言曰今大王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變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西有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絕社稷不立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璫翠珠璣璣不立此一殆也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此三殆也飲酒沈湎於左右邪為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四殆也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拜無鹽為后而齊國大安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綽約柔媚貌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邾子投火 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廷闔以餅水沃廷沃灌也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射姑邾大夫闔命執之邾子有潔疾見其不潔怒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即邾子謚旋小便廢墮也

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煩細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蹋踐也壞毀也

苻朗皂白 易牙溜澠

關守門者按前年傳莊公與射姑飲酒射姑辟酒私出闔乞肉于射姑棄闔之杖以蔽其頭

卡杜註躁疾也

符堅前秦主見世系及上卷三葉東晉都揚州建業所由其物所出及下文雞棲半露黑白之類謂秦為關中生野之不免也進食也

織筆如簾薄吹簫如挽歌或曰樂食須若樂人引強所謂筆張

周勃織薄

灌嬰取繒

晉書符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晉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超然高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為設盛饌為符朗極威饌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鶩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易牙齊大夫善聞味辨淄澠二水但嘗而知之也易牙齊桓公嬖臣善知味者也

屬大事付託崩後事也後果識諸呂立文帝引如淳說則說事當從史記作說士坡堤名在沛縣東城縣名屬臨淮

馬良白眉

阮籍青眼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兄弟五人字皆有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常良叶

如先主意指

列傳十九

列傳四

高帝紀及張良傳

列傳六十
三孝

本政

全言夢又本

卷之十

六十一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爲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
開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厨庖厨也軍營乃求
爲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
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居喪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
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
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
反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六即六安
因相者言改姓黥
以厭當之
耦類也

前漢黥布六人師古云六縣名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
壯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師古云聞
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師古云有罪論決驪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群

梁項羽季父
籍項羽名不入關
以前屬楚懷王霸
王之業未成故直
稱名

盜師古云衆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
布之功常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以兵
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云間
遂得入至咸陽布爲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歸
漢封淮南王漢四年立布爲淮南王

淮以北沛陳汝南
南郡爲西楚彭城
以東爲東楚九江
以南爲南楚
張良再出

前漢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爲漢王
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
漢王燒絕棧道棧道關道也險絕之處旁以備諸侯盜兵
亦示羽無東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還謂歸還韓且行

燒之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

鏹釜之有足者

鏹釜之有足者

鏹釜之有足者

六十一

義傳

列傳

教思

列傳

楊政

言夢

卷之十

六

東晉安帝不慧會稽王遁于輔政後委世子元顯朝政大亂東土驚然孫秀之族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出作亂宋高祖劉裕因討恩有功而起

常帶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錄采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遺在役而亂作未知道存亡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朗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早孤貧為縣吏孝廉范

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髮髮編

尉都督荆江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

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少曾有酒

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嘗丁母憂丁憂解見于幕下二客來吊儀服鮮異遣人尋之但有雙鶴飛冲穴而

去冲上飛也

儀服鮮異不哭而出遣人尋其去處

范逵之僕從亦極醉飽

荆州江陵殷浩見上卷五十四葉江適藝雜注進謂增限數

楚昭萍實

束皙竹簡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

舟人取之取之王怪問群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

孔子曰此萍實也萍水草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能獲

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父之使來楚使以告魯大夫大

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

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知之

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

徙居因去疎之足足古作正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遊

國學後為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

實日宴叶

二疎散金五十四葉疎疎同去疎字足旁姓東

標疏

楚昭萍實

卷之十

六

顯節陵明帝陵名

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荀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其文曰制令流水而巳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婦地而祭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酒掃云云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三冬 陳思七步

項羽少時學書不成曰書足記姓名學字也擊劍索隱說見相如題柱疏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云不拘常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師古云銜行賣也鬻亦賣也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三冬冬三月文冬之日乃得學書言十五學擊劍師古云擊劍過擊而中之非刺也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

列傳 五十三

文學 篇

讀發註如蒙求至此始有公車字枚舉諸關上卷二十七葉持猶以也其為火煎豉汁豉汁為熱湯豉豆比文帝忘同胞之親將殺已汁泣急叶陳思王事詳于中卷六十三葉于建八斗注

票 蔬

藥莊蒙

卷之下

六十三

之教師古云進士衆之節也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劉攽云可使有勇之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師古云古之勇士捷若慶忌師古云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不能及也廉若鮑叔師古云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信若尾生師古云古之信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師古云大奇令待詔公車待詔解見于黃霸政殊注師古云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後常為郎與枚舉郭舍人俱在左右詼調而已郭舍人倡優之見幸者世說曰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豉配鹽豉也其在金底然其美也豉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

六列傳
十

劉寵一錢 廉范五袴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扈眉皓髮注扈眉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開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役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酒婦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肅宗時遷蜀郡太

二列傳
十

他人不可得患此亭舍

或挽手或執杖謂之自扶

老脚連來是自苦也

六列傳
十

父主叶
主下脫離字

七三列傳
十

晉懷帝永嘉五年永嘉五年石勒之亂已數見外甥姊妹之子

作藏所切與暮格叫字典為子實切引此數難者擬

詳說云字孤言字有孤子指兒無常

汜毓字孤 郗鑒吐哺

守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謂百工之事及紡績夜作之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因隱蔽火災不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襦短衣也袴有今乃至有五袴在蜀數年免歸

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建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字有兄弟之衣無常

主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

晉書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詩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為太尉初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餓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飯之時兄子邁外甥

所存指兄子與外

周翼並小幼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飯君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遇翼皆同過江邁至護軍翼刺縣令鑒覺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喪三年

荀弟轉酷 嚴母掃墓

晉書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爲兖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取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將從母之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海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扣頭請救不聽題曰弟轉酷言於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仗法如此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號

列傳三十

厚養從母

朝廷按察使得尋生殺之權故殺人必仗節臨之斬之要之果有悔弟純則殺比於兄焉

弟轉酷案註世安

多置轉易嚴刻

三句各一事非連

屬之語

曰屠伯言殺人如屠兒之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列傳六十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文法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云節文衆謂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

詭秘之詭非詭譎之詭故曰莫能測

淺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云總集流血數里河南號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師古云奏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開仁愛教化

行矣使延年歸府不欲久見其面故曰行矣

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云言多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

東歸掃除墓地耳

師古云言待其喪至也

遂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

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師古

云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號云萬石

洪喬擲水

陳泰挂壁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魏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群之子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吏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 荀粲惑溺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投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

洪範云高明柔克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舊本述誤作術

荀粲傳曰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傳歎往言粲不哭而神傷暇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

列傳 王承 魚豢 中卷十 八葉

列傳 王承 魚豢 中卷十 八葉

王承 魚豢 中卷十 八葉

辱爲太守

謝安兄

洪喬擲水

洪喬擲水 陳泰挂壁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世說為主荀彧別傳為序言故與他生例異

賢明傳

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世說曰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慰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溺篇世說卷

宗女愈謹 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請問問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姑曰可以去矣長婦為姑也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為分者也婦娶有無遺父醮者也語又云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吾姑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之遂不聽居室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

母儀篇

不亦宜乎婦人有七見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間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昔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魯伯季悼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

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文伯之名大夫朝主也懼于季孫之怒季孫康子也位尊而為大矣故懼于

其以歌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曰魯其亡乎

使僮子備官而末之聞邪僮僮不達也而汝也昔聖王處民男女效績不則有辟古制也敬功也又出魯語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逸嘗謁宋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義慶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許

列傳第三

義慶字明遠東海王第三子為臨川王嗣

標疏

義注家求本

卷之六

六十二

宋文帝見世系

十一

魏太祖為漢司空時以琳瑯為屬官

記室書記之官

琳瑯與頭痛異然

患頭痛者必無頭

此與吳質書二月

三日書與前書異

大王照勃然曰勃然感氣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

聞者安可數哉自是特益智識大丈夫豈蘊智能碌碌與燕

雀相隨乎碌碌猶庸庸也於是奏詩義慶帝之賜帛二十

匹尋推為國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

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繁

也也嘗賦擬古詩云十五賦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

照作昭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表

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瑯為司

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瑯所作典略曰琳作

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

所作翕然而起曰翕然起貌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

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出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

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

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翩翩高舉也

也

浩浩萬古

不可備甄

李子言自史記至晉宋子史向千卷况搜神列異搜神記

齊諧述述浩浩雜書浩浩言難可時復見錄且古人窮一經

明猶辭皓首哉新刻本妄加後世此甄擇恐難全備也

也

步煩披華

爾曹勉旃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本於徒欲強記洽聞終恐

唇腐齒落所以艾除繁冗採披精華元劉也如元官元冀

爾曹披尋儻獲微益也

本文轉音之字如
半因者未遑校訂
恐有訛漏若其旁
訓則間有所刪正
覽者察諸

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下

附官職考略

○縣尉大縣兩尉小縣一人掌巡捕盜賊及檢覆之事○武騎常侍常侍從○佐著作郎著作

即見上卷○安北將軍平北鎮北等臨時立名東北西南皆同○刺佐刺史○安漢將軍先

始置主酒○東閣祭酒祭酒見上卷○秘書郎書允○軍諮祭酒詰識參軍

宰衡周公為宰伊尹為○東曹掾見上卷二十九○督郵郡守屬

中○振威將軍將軍同舊威○貳師將軍廣利○軍正同軍○尚書

僕射漢成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戊巳校尉漢丙帝始置焉甲乙

尉亦居西域之中撫諸戎○主爵都尉掌列侯太初元○國子博

士疑事承五經教子弟大學頭○奮威將軍漢武帝始之○中軍參軍中

將軍參軍之○小中正陳康為楚王以朱房為中○太史既出上卷掌天

陰陽類○太子少傅官亮○員外郎序○中涓師古曰居中而涓

○掃部助○步兵校尉漢時掌屯兵○將作大匠陵園○修理大夫

○國侍郎諸王國侍郎贊相威儀通傳 ○軍謀祭酒軍謀祭酒

周太師 周少師 秦太尉漢改大司馬 後漢太尉上司徒

三公 太傅 三少傅 三公 丞相漢改大司徒 三公 漢太僕司徒 司空

晉太師 太尉 大司馬 三尚書省

八太傅 司徒 大將軍 中書省

公太保 司空 省門下省黃門侍中

東涯氏曰三省共後漢以來近侍之官初以宦者任之晉後用士人其權漸盛終秉政柄大抵光武懲西京三公專權之弊初置尚書三公失職魏置中書而尚書見疎東晉以來侍中專權而中書之職分

同 白駒箋註

明和四丁亥歲 原刻

同 寬政四壬子歲 再刻

同 天保三壬辰歲 三刻

同 安政五戊午歲 四刻

九書堂蒙求略書目

蒙求 原板 箋注蒙求

同 詳說 宇都宮先生著 補注蒙求 大字 細字 小本

同 頭書 同 新校正 大典禪師著

同 音注 同 無點 大字 細字

同 音釋 同 翼

